



的公益演出，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带来了独脚戏《温暖》《南腔北调》《时尚点播》《爱心》及小品《吊盐水》等作品，让市民游客领略传统曲艺的魅力。然而，在演出过程当中却遇到了尴尬一幕，现场有观众表示听不懂上海话，要求滑稽演员陈靓讲普通话。陈靓在现场迅速回应，自己会兼顾这位观众的要求，用上海话和普通话来讲滑稽戏，两边“夹一夹”。作为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的当家人，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在现场为演员帮忙解围，他当场表示：“今天现场观众上海人居多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也不少。有些朋友说了，说普通话说普通话。话说得不错，外地朋友来上海，听不懂上海话很自然，但是来上海你必须听上海话，这就是我们上海曲艺的特色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上海朋友会赞成我的看法。”王汝刚建议这位观众，上海是海纳百川的城市，想融入上海，不妨学一些上海话。

没想到，这一视频被不断传播，影响力不断“发酵”，演绎成一桩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。甚至有观众颇为无奈地表示“要滑稽戏演员说普通话，这本身就太滑稽了！”

事实上，语言的尴尬早已是滑稽戏发展过程中的巨大瓶颈与障碍。任何艺术样式的传承都与年轻观众的接受程度密切相关，由于现在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讲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少，这使独脚戏和滑稽戏的传承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。很多老年人本来满口上海话，但他们在带孙辈时遇到了尴尬。他们用上海话问一句，孙辈用普通话回一句。时间一长，老人家反而被“带过去了”。

毋庸置疑，方言是戏曲、曲艺的灵魂，独脚戏是上海独有的一种曲艺形式，流行于江浙沪一带，是以上海话为主体演出

曹雄、许伟忠下社区演出独脚戏《有滋有味》。



的地方曲艺。就拿二人转和粤剧来说，这都是南腔北调，如果不用东北话唱二人转，不用广东话唱粤剧，剧种特色何在？或许观众不能百分百听懂，但不妨碍大家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，无论南北，乡音是根本，更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。上海话是上海这座城市的“血液”，但如今上海小孩大部分都不会说上海话，也已成了一个问题。更有甚者，有一段时期不鼓励说上海话，对本地的戏曲、曲艺发展影响很大。在上海，沪语表现的曲艺形式仅有沪剧和滑稽戏两种。而现在，上海沪剧院招生也面临着缺人的尴尬，有时候还得去安徽招生。这些安徽演员唱是能过关，但在舞台上用沪语对话就不行。难怪早在十几年前，著名作家蒋丽萍就曾对王汝刚坦言：“不说上海话，对滑稽戏来说，绝对是灭顶之灾！”没想到这些年过去了，语言的障碍真的成为滑稽发展过程中最为尴尬的阻力之一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近年来随着地方的呼吁，沪语文艺创作的环境逐渐宽松，沪语的传承越来越受到重视。沪语电影《爱情神话》的热映，打破了沪语文艺无法为全国观众所接受的怪论。与此同时，官方、民间都采取了许多举措保护沪语的传承，比如做讲座、唱儿歌、讲故事、举办沪语比赛等等。去年暑假，上海电视台《新闻坊》栏目与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合作，举办了两次“沪语夏令营”，报名者踊跃，对此，王汝刚认为，学语言还得从娃娃抓起，必须重视沪语环境，“可以多鼓励小孩用沪语说故事，这对孩子的语言掌握很有用，现在的小朋友都在上兴趣班，为什么不通过学习曲艺艺术来学好上海话呢？”

正如《滑稽王小毛》的主创编导葛明铭所说的那样：“曲艺必须坚守方言，正如相声用北京话，二人转用东北话，评弹用苏州话，不然就丢掉了自己的特色。”文化的多元，不代表最乡土与根本的艺术要被取代。所谓的传承滑稽艺术，首先还是要做好上海方言的传承与保护工作，让观众熟悉和接受用上海方言演绎滑稽戏。因为滑稽戏的自身特长便在于用沪语去展现生活百态，保护沪语就是保护以沪语为基础的滑稽戏、独脚戏艺术；而对于一些新上海人来说，融入这个方法之一，就是学习这个城市的语言。因此，王汝刚的建议是：“我们要捍卫我们的语言文化，这不是说要捍卫沪语的纯洁性，因为作为上海人会讲上海话是种自豪。在我看来，推广普通话，保护地方话，学会外国话。学会三种话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放置于滑稽艺术未来的发展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坚持本来，吸收外来，最终才有可能面向未来。”